

培養現代資訊社會的專精與廣博人才 ——兼提兩種學術新模式

呂應鐘

南華管理學院

摘要

理想大學必須是一個有機體，以創發知識和培育人才為主，積極從事知識的研究獲取、教學傳遞、社會應用三方面任務，培養具人文氣質、科學理念、社會宏觀、宗教胸懷、思想開創之達觀專才。

本文提出國內前所未有的「宗教與科學思想」融合之新課程模式，使人類真正體會天人合一的觀念；另外也提出一個整合性「出版學研究所」模式，因應資訊化社會需求，培養各界所需之高級出版經營人才。

關鍵詞：學問窄化、有機體、達觀專才、宗教科學融合、出版學。

一、爭取學術的獨立自由

以我國現有學制畫分，廣義的大學指高等教育學府，其中包括專科學校。若以狹義眼光來看，大學是指一般大學和獨立學院，其中又包括研究所的設立。

〈大學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大學是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很明白的規定大學教育的目標應具備此兩種不同層次，以目前各大學學院來看，大學部走的是養成專門人才的路線，而研究所是走研究高深學術的目標。然而從民國三十八年以來，大學教育在黨政思想控制下，迄今未培養出任何學派的國際級人才，更遑論國際級大師了，原因何在？

大學本是應該具備學術的獨立自由地位，方能做到知識的自由交流與發展，否則在黨政控制下，學術會淪為政治附庸，學者成為攀緣附會的政治工具，而致

學術窒息、知識墮落。試觀民初北京大學之所以會成為全國學術重鎮，就是因為校長蔡元培先生篤信大學的獨立自由學風的重要性，他曾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衆家之學府也。』提倡思想自由、學識開放，所以才能使北京大學迄今仍能獨領全中國學術風騷。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深知大學自由學風對政府統治有極大的挑戰，因此在國民黨長期主政之下，將各級教育納入嚴格的掌控，大學的課程、人事、校長甚至教師任用等，一切都要在教育部所規定的框框內執行，各大學完全沒有自主權，這就是台灣的大學本身培養不出大師的癥結所在。

幸好近數年來社會民主風氣大開，各階層在爭取自主權之時，不少大學也開始試圖掙脫政黨控制，試圖邁向學術獨立與自由之路，雖然目前教育部已開放不少各校可自行決定的措施，但在黨政的統治心態下，仍未能達到各大學希望的自主程度。

可見一所理想的大學，必須在學術全然獨立自由的環境下方有可能產生，因此爭取學術的獨立自由仍是大學工作者應努力的目標。

二、現代大學的問題

現代社會資訊發達，結構走向愈來愈趨向精細的專業分工，因此使得現代大學也只好將學科愈分愈細，以培養出適合成為職業專才的大學生為目標，此種趨勢一方面會使大學多元教育與實際多元化的社會生活脫節，二方面會逼使學術更專門化，同時也產生「學問窄化」，不僅呈現人文與科學兩個文化的對立，也使不同學術間產生極大的阻隔，「隔行如隔山」的問題愈來愈嚴重。

目前教育的最大危機是人性教育被忽視，從小學開始就不是以培養「全人」為目標，而是培養某種思想體系下的順民。到了大學教育，除了研究所外，大學生所接受的也只是進一步的職業訓練與就業準備，成為社會的生產預備隊，且和高中以下的學生一樣，僅能被動去接受教育和學習，欠缺主動研究和學習的態度和能力¹。

因此我國的教育失去最重要的「陶冶」作用，大學生但求技術訓練，於是缺乏文雅氣質、審美能力、語文運用能力。當代思想家穆福德（Lewis Mumford

）在思考西方大學教育時也認為當前的西方教育不是在為增進人類的智慧而努力，而是以獲得未來財富與權力為目的，國家是在藉教育以求經濟的成長，於是把人視為生產的工具，教學內容也因此以與工作有關者為主²。

我國也是一樣，這是當前全球性的科技教育的最大危機，因為政府以經濟成長為衡量社會發達的唯一標準，於是大學教育就轉向科技掛帥，和經濟成長相關的科系成為寵兒，其他就淪落為冷門學問。其實科技知識只是大學教育內容的一小部分而已，是為增加人類智能並改善生活的手段之一，不能代表人類的全知識，更不能取代人類文明發展的地位，「文化」才是教育的最重要內容，這是現代大學要追尋的課題，然而我國過去數十年間，高等教育與文化似乎沒什麼關係，我們的教育體制不能使大學成為平衡及引導社會價值與發展的體系，反而成了附從於社會工商體制、附和社會流行價值觀的次文化團體³，這是我國現代大學的最嚴重問題。

三、理想大學的功能

依憲法第一五八條所言，教育文化應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學和生活技能等五大目標，我們也知道教育是一種具有開創性、傳遞性，和吸納文化、創造文化的大事業。但是以目前台灣各大學型態檢視，似乎和此種格局尚有一段距離，國內的大學部似乎只在進行知識的傳遞而已，文史類研究所尚能進行一些和傳統文化有關的新研究，理工類研究所大都是做一些無法成為自有文化且移植自外國的研究項目而已。

在數十年黨政控制下的我國大學教育方式，好像和高中、小學時代沒有什麼差別，我們的教學研究設備並不見得比美國好的大學來得差，卻無法培育國際級人才，重點就在於我們大學的功能被扭曲，這才是教育工作者最應該關心的問題。

我國比較教育學者雷國鼎教授在其《比較大學教育》書中，認為各國大學之任務，均以研究及教學為重心，美國大學尚負有服務社會之任務，英國大學任務不一，但不外研究、教學、輔導、推廣四種⁴。

我國教育學者郭為藩認為大學教育的目標有四：學術的研究（包括研究方法

的指導)、專門知識的傳授、品格的敦勵與生活理想的啓迪、職業生活的準備⁵。

另一位學者陳義勝曾就國家當前之現況，以及未來社會環境的可能變遷，提出未來大學教育應有下列任務：研究高深學術能力的培養、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的培養、專門職業人才的養成、品德的陶冶與文化的傳播、服務社會之責任⁶。

美國學者佛列斯納（A. Flexner）在他的《大學》（*Universities*, 1930）一書中強調現代大學的目的不只是在創發知識，也在培育人才，又指出成功的研究中心都不能代替大學的功能，他認為大學必須是有機體，應該探討物理世界、社羣世界、美藝世界的種種知識，但他反對大學訓練實務人才，且服務社會⁷。

美國前加州大學校長柯爾（Clark Kerr）在其《大學之功能》（*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一書中將現代美國大學作了極精闢的定義，他認為當代的大學是一個五光十色的城市，大學已成為知識工業之重地，學術與市場結合，已成為社會的服務站，其組織不僅涵蓋學院，還包括研究中心、出版社、推廣中心、交換中心等等，今日的大學是一個高度多樣性的多元體⁸。

美國教育家柏金斯（James A. Perkins）在其著名的〈大學的嬗變〉（“The University in Transition”, 1965）演講中，提到知識是活動的、成長的、變化無窮的，知識活動的本質是由獲取、傳遞、與應用三者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這三方面與大學的任務有關，即知識的獲取是研究的任務，知識的傳遞是教學的任務，知識的應用是公共服務的任務⁹。

因此本文認為一個理想的大學應必須是一個有機體，而以創發知識和培育人才為主，其領域應該包括探討物理世界、社羣世界和美藝世界的知識。但是由於現代大學的功能和社會變遷有密切關係，而且大學也成為一種社會特殊結構形式，大學所在地必定會帶動該地社區各方面的發展，因此，大學也應具備服務社會的功能，成為一個高度多樣性的多元化有機體，積極從事知識的研究獲取、教學傳遞、社會應用三個層面的任務。

四、廣博與專精並蓄

既然大學是個現代社會中的複雜有機體，擔任研究、教學、服務的任務，因此就有其兼具「廣博」與「專精」的特色，它所展現的特質相當難給予定義，也

因此其角色也是任何社會其他機構所無法取代的。

但是數十年來我國大學卻因為有強調養成專門人才的宗旨，於是大學教育就被定位為專業知識教育，產生科目專業化和思想禁錮化的現象，例如物理系又分為應用物理系，數學系也另有應用數學系，遂造就出一批批只見樹不見林的現代知識盲。

這樣的大學教育理念是功利實用取向的，它窄化也矮化了大學教育的理念，同時也迫使追求真善美之大學精神被揚棄，大學淪為製造思想馴化的生產機器，大學教育成為職業訓練，除了專業知識外，大學生和未受過教育的人並無二致¹⁰。

因此要求大學做到廣博與專精並蓄的地步，必須具備起碼的下列風格：

1 學術自主性：課程擬定、師資聘任、系所主管產生、校內行政等應該自主，不可在教育部掌控之下；

2 脫離政黨：大學校務絕不可在任何政黨掌控之下，校園內也不可有政黨活動，更不可用政黨力量干涉教師之聘任；

3 人文涵養：資訊化社會充分運用電腦或網路，使人坐在電腦前面的時間增多，於是產生人際間的疏離，大學必須注重人文需求，方能補社會不足；

4 關心社會：打破校園空間，將觸角伸向社會，充分運用社會機構硬體設備做教育的延伸，提升社區人力素質。

有了這樣的前題，大學方能成為高度發揮人類想像力的殿堂，才能完成多姿多姿的學者生涯，以及達成多方面興趣的責無旁貸的目標。也因為如此才會培養出現代資訊社會的專精與廣博人才。

近年來由於不少學者的認知，使得彌補專業教育不足的通識教育被各校施行，然而卻演變成各校的營養學分，實在暴露出對通識教育的誤解。

通識教育的真正目的應該是在透過適當的課程設計，使學生對人類、社會、自然的種種互動現象有一個通盤及初步的認識，並進而具備追求真（科技）、善（人文）、美（藝術）境界的能力，另外並培養其自我反省的獨立自主的人格，了解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從而對社會有更寬廣的體認。

很可惜教育部和各大學並沒有這樣的認知，且有人認為要專精就不能廣博，兩者無法兼顧。其實我們回顧古代中西哲人如墨子、蘇格拉底、富蘭克林等人，本身就是文學家、科學家、思想家兼備，可見專才與通才是可以併進培養的。

專精是在求知識上的增進，廣博是在求智慧上的提升，二者應可在大學訓練中完成而不相違，因此本文認為專精知識必須建立在宏偉的達觀常識之上，要成為一流的學者必須要有「識見」，識見是一種智慧而非僅是知識。

五、理想的達觀專才

由上所述，本文認為最理想的大學應該是培養具有人文氣質、科學理念、社會宏觀、宗教胸懷、思想開創的達觀專才。

也就是說這位達觀專才在專業上有其深入之領域，如他是一位機械工程師、或是一位會計師、或是貿易商，這是專業課目的訓練成果，學以致用的工作項目。

而在另一層面，應該具備上述五種素養，在人文氣質方面，這是大學課程中首要項目，而不是其他的專業課程，文化教育包括語文、國學、史地、生活、禮儀等，也就是憲法中的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等項，除此還要有地球村的文化理念，理解現代人在日漸縮小的國際空間中的基本素養。

科學理念方面，並非意味一定要研習高深科技課程，只要了解現代科技發展背景，知道科技帶給人類的禍福，了解人類在宇宙中所在的地位即可，並在資訊化的社會中能研習基本的電腦運用，利用一部個人電腦來從事個人工作，若有可能進而利用電傳視訊網路以獲取各種資訊，隨時注意資訊發展消息。

社會宏觀方面，能體認到社會各階層、各行業的互動關係，充分發揮個人專長，利用業餘時間再開拓第二職業，這也是目前不少人所從事的方式，也可藉此體會到社會不同角色的酸甜苦辣，有助於思考羣己關係，促進社會和諧。

宗教胸懷方面，不是指要信仰某種宗教，而是要理解宗教和人類社會的關係，並思考宗教真理對人類的影響，要做到不侷限在某種宗教制度下，具備真正的博愛胸懷，方能培養敏銳的觀察眼光，分析人的行為。

思想開創方面，這是大學教育中「研究高深學術」所需的基本條件，也是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原動力，才能激起散發知識的火花和智慧的靈光，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六、一個新課程模式

十六世紀以來，西方從神學時代進入科學時代，隨之而起的是傳統神學與新興科學兩種文化的衝突。而我國民初的五四運動，也帶來了全盤西化的文化衝擊，大大的影響了我國人文學術的發展方向。

神學與科學原本被認為是完全相背離的兩種文化，但在近十多年來不少科學家已有感於科學的研究對象只限於物與物的關係¹¹，體會到宇宙間人與自然的關係並非科學所能盡解，於是紛紛轉向宗教與科學的融合研究之路。

值此廿世紀末期邁向廿一世紀之時，人類是否應以開放的精神和包容的態度，對宗教重新審思，以多學科式的綜合研究以及中外比較研究的方法，進行神學與科學的總合研究，培養具備現代科學精神與宗教情懷的知識分子，使人類真正體會天人合一的觀念。

本文在此提出一個國內大學前所未有的「宗教與科學思想」融合的研究所課程模式，試圖架構出廿一世紀人類所需的哲學思想，當然這只是個人看法，尚待學術界先進能深入體會後提出最佳的建議。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1. 「科學與宗教概論」：科學的目的與宗教的態度、從人類問題到宗教、從情緒信仰到宗教、從宇宙之謎到宗教、科學與宗教的衝突、科學對宗教的貢獻、宗教與科學的融合。

2. 「宇宙觀演進史」：先民關於宇宙生成的傳說、各宗派的天地生成傳說、原始的的天文學說、希臘哲學家的宇宙思想、牛頓以後的宇宙學說、天地開闢論的無限觀念。

3. 「新物理學與神祕論」：意識與實相、時間與空間結構、十維時空宇宙論、大教派與量子論、新宇宙論。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4. 「一元多重宇宙觀」：現代物理學的世界、理念與信仰的世界、有漏世界及其時空觀、無漏世界及其時空觀。

5. 「宇宙中的生命」：宗教的創造論、科學的進化論、生物學說的難題、生命的本質、不同時空生命的探討。

第二學年：

6. 聖經中的科學觀研究
7. 阿含經中的科學觀研究
8. 古蘭經中的科學觀研究
9. 華嚴經中的科學觀研究
10. 妙華蓮華經中的科學觀研究

這是一個整合性研究所課程，必須以學程觀念視之，不限一位教師從頭至尾執教。

也許有人會認為能勝任的師資難求，這是確實的，在我國教育部不承認宗教學院的情況下，要在傳統宗教界尋覓師資是不可能的，因為本課程精神不在解釋經文，和傳統宗教界講經不同，它是要以現代科學的理念來詮釋以往宗教教義解釋上的不足，因此必須是具科學訓練背景的師資方能勝任，也就是說師資要是理工出身者，最好是研究天文或物理的學者，能兼具宗教經典研究興趣者更佳。

國內物理學界有不少教授以高深物理基礎在做佛學研究，也有其他學界學者以現代化觀念在做佛學研究，因此本課程可由一位教師主持，本身兼具物理、天文背景，並研究宗教經典多年且有著作，能帶領研究生從事研究。而一些課程如〈原始的天文學說〉、〈牛頓以後的宇宙學說〉、〈天地開闢論的無限觀念〉、〈新宇宙論〉等可聘天文學教授兼任講述；〈時間與空間結構〉、〈十維時空宇宙論〉、〈現代物理學的世界〉等課程可聘物理學教授兼任講述；〈科學的進化論〉、〈生物學說的難題〉等課程可聘生物學教授兼任講述。

這是國內大學教程的創舉，也是科學與宗教融合的一個里程碑，其前瞻性的設計表現出人類邁向廿一世紀之前的重新審思。

七、一個整合性研究所模式

國內大學學院設有印刷工程學系、新聞學系、編輯採訪系、廣告學系，數十年來視為當然，學術界不會認為不妥。但若深一層思考，就會發現這些學系只是在培養職業專才而已，尤其是印刷工程學系和編輯採訪學系更是如此，當然這是我國大學教育宗旨下所產生的想當然觀念。

但若談到設立「出版學系（所）」，就有不少人抱持懷疑態度，這實在是傳統觀念的表徵，因為大家總認為「出版」只是「印書」而已，只要作者完成稿件，拿去排版印刷就是出版了。也就是因為如此狹隘的想法，使得國內的出版社或雜誌社一向只是愛書人的創業路徑而已，所以國內的出版界一向格局太小，而且專業人才缺乏、技術無法承傳、市場毫無秩序，更嚴重的是出版和學術無法結合，數十年來我國出版業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緩慢且零散地成長。

本文呼籲大家想想，只是出版過程中的一道手續的印刷、出版前不一定需要的一道採訪過程、及印刷前的編輯手法等職業工作項目，都能夠在大學設立學系，那麼包羅這三種過程以外還涉及出版理念、出版企畫、版權談判、封面設計、發行、郵購、倉儲等的更大層面的「出版」，那有不能設立系所的道理？

再加上資訊化社會的來臨，傳統平面印刷的出版市場因為家用雷射影碟、電腦光碟、插卡式電子書的介入，已大大改變承續數千年來的書籍出版理念和出版方式，影音出版品種類的推陳出新，光碟在傳統書店所占的陳列空間愈來愈大，已證明「出版」已在轉型之中，不再是傳統印書而已。

所以在深入理解上述「大出版」的觀念之後，就能明瞭未來出版學術的建立，攸關我國的文化傳承，而且在中美智慧財產權協定生效，以及我國積極加入關貿總協（GATT）之後，以往的翻譯圖書及影音資料免費取得方式，勢必全面被各國封殺，無論是無聲出版、有聲出版，和影像出版取得，都會逼迫我國所有出版單位做大轉型，因此，自主性的「大出版觀念」必須立即建立，「大出版人才」也必須積極培育，方能補未來之需，也因為如此，出版學系所的設立就成為極有必要的課題。

由於出版領域極廣，涉及企畫、文字、編輯、印刷、行銷等分工，因此從業

人員並非經過一種職業訓練就可以達成需求，可以說出版是一種兼具理想和實務的通識教育，不過大學教育雖有養成專門人才的使命，但若在大學部設立出版學系，也避免不了走上培養專才之途。

和管理學研究所一樣，國家需要各種管理人才，理工學系畢業者修讀管理研究所可在高科技行業發揮才能。出版也是一樣，科技出版品必須懂科技者參與，出版本身是不分科系的，因此設立「出版學研究所」的概念是極前瞻的也極必須的。

出版學研究所的發展方向應著重於出版學術的總體研究，並採理論與實務相配合以因應未來出版趨勢，使研究生具備出版與管理的深厚基礎理論、擁有出版相關各種專題的實務經驗、出版國際觀等，以提供國家社會各界所需的高級出版經營人才。

師資方面，教育部已在修改大學師資聘用辦法，舉例言之，經營之神王永慶只有小學學歷，依現行規定絕對不能在大學教書，但王永慶是國內外公認成功的企業家，他的經營理念和經營方法絕對比管理學系教授要寶貴，若是拘泥於不合實際的法令，無法讓王永慶傳授其經驗，絕對是國家的大損失。

同理，國內出版界老將極多，但大多為大專學歷，若不設法將他們數十年的寶貴出版理念和經驗傳承下來，也是國家的損失。

再由於「出版學」是全新的研究領域，以往並無出版博士學位之授與，較為接近者為少數文學博士或大眾傳播博士，但亦無法涵蓋出版學所需，因此師資規畫必需打破傳統，以出版理論與實務經驗人才為重，可以延聘國內出版業中有學士學位且具十五年以上出版經驗之人士，及具碩士或講師資格且有十年以上出版經驗之人士為主，以做到經驗傳承，不足部分再以專題講座方式延聘大陸、港澳、東亞等地專擅出版研究之學人，可收攻錯之效。

這是國內出版界轉型及發揚光大的前瞻觀念，深思之後必會贊同本文的理念。

1 林時機著，《大學改革與大學法》，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八十年，頁二〇六。

2 劉興漢主編，《高等教育專題研究》，台北：台灣書店，民國八十年，頁八。

3 龔鵬程著，〈高等教育與文化的關係：我國模式的探討〉，收錄在《廿一世紀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

台北：淡大教育中心，民國七十九年，頁四二三。

4 同註 2，頁四。

5 同註 2，頁七。

6 同註 2，頁六。

7 金耀基著，〈大學之理念、性格及其問題〉，收錄在《大學之再生——學術自由·校園民主》，賀德芬編，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九年，頁六。

8 同註 7，頁八、九。

9 同註 2，頁五。

10 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編，《台灣高等教育白皮書》，台北：時報文化公司，民國八十二年，頁二〇。

11 尤智表著，《佛教科學觀》，台北：天華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六年，頁三八。

Nurturing Proficient and Erudite Talents in the Modern Informationalized Society—With Discussion on Two New Academic Models

Leu, Ying-Jong

Nanhua Management College

ABSTRACT

An ideal university is a mechanism tha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uplifting the standards of modern society. Advancing knowledge and nurturing talents are its major tasks; actively engaging in research, teaching and applying knowledge to the society are its missions. The utmost goal of university is to foster talents of humanistic temperament, scientific concepts, macro-social vision, religious concerns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innovative course model that integrates religious thought and scientific thinking. This new model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being. In addi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model to establish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ublishing Studies is proposed. This latter proposed model is designated to accommodate social needs and foster talents in publishing management that are demanded by all fields in this information society.

Key words: Academic Constriction, Mechanism, Erudite, Religious and Science Integration, Press Studies.